

## 第七回 因遊學喜逢詩友

詩曰：

風從虎兮雲從龍，魚趨深水鳥趨峰。  
絕無琴瑟聲相左，那有芝蘭氣不濃。  
外處奸人休遇合，遠方知己喜相逢。  
聞音默契絲桐操，豈在區區對酒鍾。

卻說康夢鶴妻子俱亡之後，說不盡淒涼悲苦。忽一日在家抑鬱無聊，對其母陳氏說道：「兒要出外遊學。聞廣東有僱考，兒可乘此機會遊學。倘有人僱兒入考，便得些銀子回來。但思母親在堂，有犯遠遊之訓，將奈何？」陳氏道：「男兒志在四方，何必鬱鬱局守林壑間也。你若有上殖蹊徑，放心奮翼，安知不無天作奇逢，使吾兒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乎？你弟今年長大，生理亦略無憂，我母子可以淡薄自安。即你在家，亦於有何事業？任你去遊罷。」夢鶴即日拜別母親，囑咐胞弟，促裝起程。一路受盡風霜雨露，忍飢耐渴，先到了潮州府。觀其城郭之壯麗，山川之名秀，人物之清俊，然民風土俗略不相同，士女老幼渺不相識。康夢鶴道：「我在這泛泛若水中之鷗，卻怎了？今夜不免投在庵院，借宿一宵，再作區處。」正在沉吟間，有一個老和尚出見，說道：「客官從那裏來？」康夢鶴道：「小生家居漳州，聞上刹清爽幽雅，一求瞻仰佛像，二來拜謁長老，三來遊學僱考。今要求假一房暫宿幾日，得以溫習經史。苟遇良緣知己，得以僱考，房金一一奉納。」和尚道：「尊官來不及時了。前日因一個光棍冒托秀才遊學，宿在這庵中，後來拐帶人家女子，惹起一場大禍。如今太老爺出告示，嚴禁寺院庵觀，不許窩宿匪類，有朔望寫結。尊官要宿這庵中，萬萬不敢收留。」夢鶴看這和尚好無理，惱起來，把筆提一絕以言志：

苾芻猶識向陽生，堪笑闍黎肉眼睛。  
舉頭瑤林任我宿，吾儒孰苦無賢迎。

夢鶴題詩之時，那知有一人在身邊，熟視了半晌，不覺高聲贊道：「好文才！」夢鶴轉身視之，乃一個庠士也。那庠生拱了一拱，請問道：「敢問社臺世居何郡？高姓大名？因甚至此？」夢鶴即取前日所占一本命卦為姓名，乃應道：「小弟姓蔡，名允生，家居霞漳，因遊學至此，要假庵暫宿幾天，候有機會，得人僱考，誰知和尚不肯容納。敢問社兄貴姓大名？」那書生道：「小弟姓陳，號天英。」又說道：「兄何患無處宿？小弟有茅齋離此不遠，雖鄙陋荒蕪，卻無羣塵繁冗，未知有當尊意否？」蔡允升道：「得蒙垂愛，三生有幸，但弟碌碌庸軀，恐不敢攪擾。」陳天英道：「萍水相逢，孰非我輩？然小弟家居清貧，僅是蔬食菜羹而已，倘有怠慢失禮，希祈見諒。」蔡允升道：「這等多謝了。」兩人即攜手同行到家，吃了晚飯，宿了一夜。次早，有一位朋友，乃丁卯科舉人，叫做許文泰，同一位查必明來問：「漳州有朋友稱要僱考，在這裏麼？」陳天英出見，說道：「在這裏。社臺問他何事？」許文泰道：「我這位朋友要僱他做卷。」陳天英即引入見允升，說道：「這位就是霞漳社臺，姓蔡，名允升。」許文泰拱道：「失候了。」允升道：「不敢。」允升復問道：「這位社兄高姓大號？」天英即將兩位通了姓名。蔡允升拱道：「失敬了。」許文泰道：「不敢。」正談論間，而早膳已至，陳天英道：「無餽之酌，可談心乎？」許文泰道：「極妙，極妙！」四人遂對席同飲，議論僱考之事。允升又觀檻外蘭花下有一塊石，生得甚美極奇。允升道：「此石胡為乎來也？」陳天英道：「弟前日遊山水而得也。其色如砥礪之光澤，這數日內，要詠賞一會，但思索未就。幸兄屈駕賁臨，希祈椽筆見教。」蔡允升道：「不敢。書雲：『遊于聖人之門者難為言。』」陳天英道：「對客揮毫，最是文人雅懷。小弟得親見瑤章，興復不淺。」允升復讓許文泰，許文泰道：「兄休太謙。」允升見推辭不得，且詩思勃勃，正要賣弄才華，因說道：「既蒙列位雅愛，敢以獻拙，諸兄休笑無鹽之醜。」乃任意揮灑，不消半刻，成了一篇。席中數位都挨攏來看，祇見上寫道：

檻前卓爾一崢嶸，說是元章神出瓔。  
佳璧文華稱國器，瓊琮秀美羨朝英。  
豈真織女機中墜，恍似浣紗津上生。  
談理點頭千古在，虎丘寺內傳頑瑩。

祇因這一首詩使人愛敬，大家稱羨歡飲，那查必明見人人贊美，彼竊自思，以為用這人代替，不患不進洋。外才雖美，未知內學何如？即開口道：「俺大家吃了酒後，拈一題頭來做文章，正見以文會友之意。」天英笑道：「我知你非要會文，乃欲試蔡兄內學耳。」又對允升道：「瞞不得蔡兄，我這風俗，凡有朋友來僱考，必須親試一篇，果然是好，然後敢用他。不然，恐有一二冒假之徒，藉僱考為行，不但虛耗日食，誘騙銀兩，而且誤人功名不淺。兄之大才，不待試而後知，但查兄要作，兄不妨就做一篇，指示大家。休怪冒瀆，幸幸。」查必明道：「弟極不才，安敢當試一字？不過大家潤思集益而已。」允升道：「樽前論文，斯文樂事，若不親試，何以見得真假？請出一題。」許文泰道：「就『出君子以文會友』一節。」允升即提起筆來，隨心應手，遊刃有余，不須臾，滿紙珠璣立成。持與天英諸友看，天英稱贊不已。文泰道：「如今當寫契立數了。必明朗立了契，內寫：如進洋，謝銀一百兩，否則祇送路費五兩，立天英等為中人。」立議明白，大家揖別分散。打探文宗按臨消息，奈提學未到，姑置勿題。且說蔡允生在書館中，款習經書。有感石洞泉水之聲，援筆題一首詩云：

獨坐幽雲洞，泉流似我清。  
靜聽危石響，宛對素琴鳴。  
潤曲聲輕轉，峰斜影倒橫。  
心閉似入定，塵事不關情。

是日，陳天英遣小廝送《喜逢益友十二回文》至，蔡允升接來拆開一看：

芳名喜得善交濃久敬容。

允升隨時即和，交與小廝持去。天英接來一看：

芳名傳友得心濃喜敬容。

陳天英暗想道：「我做一首詩，必推敲半日，在他不用半刻，真捷才也。」過了數日，適逢三秋佳節，楓懸錦旆，菊綻金錢。允升值這良辰美景，正在思想說道：「昔張翰思蓴，屈平餐菊，此其時也。我賢妻，你若在日，依韻和倡，許多快暢，而今不可復睹矣。」正在愁懷之際，忽見許文泰、陳天英諸友齊至，說道：「兄在這裏寂寞無聊，俺大家要扳兄登高遊玩，未知兄肯去麼？」蔡允升道：「小弟抑鬱局處，纔發此興，幸蒙寵召，敢不從命。」

眾人邀了允升，一齊出門，俱到名山秀水，登虎豹之上，踞虬龍之下，左顧右盼，其樂無窮。既而，村沽、野黍、山蕨、溪魚具列於前，數位即次坐劇飲。酒至半酣，乘興限韻做詩，各自對景吟哦。允升先完，具稿與眾席看。詩云：

九日攜囊天際遊，嵯峨片石自悠悠。  
江搖千尺層層浪，楓落孤村色色秋。  
萬里乾坤歲月共，一肩琴劍煙霞儔。  
休教踏遍蒼苔路，且向傳觴曲水流。

二人看畢，口裏稱贊不俗，心中思索詩詞，說道：「待我們做完一齊來看。」須臾，許文泰亦完，祇見寫上：

相傳此日皆英遊，載酒登臨興自悠。  
片石有情留客醉，黃花開遍耐殘秋。  
白衣不讓陶潛趣，落帽寧誇王子儔。  
作客每歡逢勝會，眼前山水有風流。

陳天英道：「弟亦做完，希祈教正。」數人皆披在席上看：

披茸登山縱意遊，曠觀寰宇心悠悠。  
水天一色清泉趣，霞鷺齊飛滿樹秋。  
曳屐遐思高士跡，攝衣追飛騷人儔。  
攜來菊酒對君飲，始覺茱萸古今流。

三人看了，各相稱譽不題。

卻說席中有一個姓姚名安海，係許文泰密友。其為人口舌利便，奸險嗜利，性慕風月，善于逢迎，雖非詩友之益，但笑談遊樂，不可無其人。滿筵在席，高吟和興，惟姚安海寂寂無趣，說道：「蔡兄有此豐姿才學，真不愧相如、君瑞之風，諒令尊嫂必是佳人可知。」蔡允升道：「小弟之內拙，雖不敢以佳人自負，要亦非庸婦之可比，不幸于舊年花謝月缺，幽明永隔，于今一年矣。」撫景傷情，眼淚將下。眾友慰道：「自古紅顏多薄命，眷戀之情，誰忍不傷？雖然，修短有命，惟祈高明，以理節哀。」姚安海道：「兄何患焉。弟那邊離書齋不遠，有一個女子，姓卜名玉真，生得艷冶秀麗，性格溫和，女工之外，更通詩賦。他當天發誓，有才貌的才子纔肯配他，如今已二十歲了，尚未婚對。兄有這才貌，來去小弟書齋中，不時吟詩挑動他，借弟為斧柯，焉知天緣不湊合乎？若然，則弦斷再續而佳音猶在，妻亡再娶，而佳人猶存，未知兄意何如？」允升道：「極承雅愛，但念亡妻死未三年，不忍再娶。」姚安海道：「社兄年方壯盛，豈有不續弦之理。」蔡允升道：「不然。小弟非獨情有所不忍，且處當今末世，聘儀不備難以議親，小弟不過一介寒儒，那裏有聘儀？」姚安海道：「他父親是老儒，庠名世杰，年已五十多歲，他母親林氏，為人極賢淑，年已四十余，並未有男子。倘回思轉念，要贅一佳婿以娛晚景，不消聘銀，亦未可知。」許文泰道：「姻緣乃百年前繫定，非人所能料。但安海兄一個書館清淨幽雅，有花木水石，不時可玩賞，比天英兄之茅齋枯淡不同，蔡兄不妨去歇他。且查兄家居與他相近，日食奉侍又便一些兒。」諸朋友一面談話，一面吃酒，到了天晚，各各分散歸家。

至次日，蔡允升移居姚安海書齋中，看見席上一柄金扇，展開一看，乃前日被人所試賀壽詩，後寫「敬賀許老社臺」，其筆跡與詩字略相徑庭，夢鶴不覺嘆奇，問安海道：「這柄扇那裏會到此地？」姚安海道：「這筆跡之人與兄相識否？」允升道：「題這扇之人，與小弟相愛，如共一身。若持這扇來送兄之人，與小弟渺不相涉，不知是何人？」姚安海道：「均是一個人。那裏有題詩是一個人，送扇又是一個人？卻因前年，兄貴漳有一個朋友，姓康，名夢鶴，亦如兄來遊學僱考，幸逢許舉人壽旦，諸人賀詩，各要句句藏詩酒，蓋因文泰樂于詩酒而取義也。那康夢鶴亦題一首去賀他，諸友無不稱贊為上乘，乃請他人考。」允升道：「為何不試他內學？」姚安海道：「許文泰本要試他，但因端午節與他到園中觀菊，文泰說：『處今之時，尋芳者孰識菊花之堅貞？』康夢鶴忽嘆一聲，遂吟詩一首。文泰觀其詩才敏捷，句句精工，甚然嘆服。不久宗師要考，是以不試他。」蔡允升道：「這詩不知兄曾記得否？」姚安海道：「記得首二句，請誦與兄聽：『四顧眾芳開滿庭，懶看金石纔葉青』。其餘六句，則小弟忘之矣。」允升道：「後六句弟會誦得，兄會認得麼？」姚安海道：「誦得真，那裏認不得？」允升即誦了一遍。安海道：「莫不是兄在書齋中看見乎？」允升道：「後來這人入考如何？」姚安海道：「彼時這才子，許舉人極稱他有隱德，出場後即要他寫出文章看，他一定不肯寫。及至出榜，墜落孫山，文泰亦送他五兩銀子歸家。」允升道：「夢鶴前年未曾來，那時有夢鶴這等多耶？」閑話莫題，且說安海要謀玉真婚姻，未知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